

四大名捕系列

四大凶徒 (下)

香港 温瑞安



四大名捕系列

四大凶徒 (下)

香港 温瑞安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九三·北京

(京)新登字191号

书名 四大凶徒(上下册)
作者 香港·温瑞安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
规格 787×1092毫米32开本
13.5印张 265千字
版次 1993年5月第1版
印次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15000册
书号 ISBN7-5057-0571-7/I·239
定价 8.50元

向您提供1993年热销书(中国友谊版)

金马人生智慧断语(定价14.00元,每册3.50元)

情思走廊 创意风流 心灵窗扉 青春风景

中国各类贺卡上的祝词寄语,70%出自金马笔下;广大青年欲购其作品久觅而不得;有关专家学者已开始研究“金马现象”,认为金马的作品是大陆继三毛、席慕蓉、罗兰、汪国真之后,又一个新热点;1993年大陆出版界一定会刮起一股狂热的“金马旋风”!(五月推出)

中国古代神怪名著精选(漫画本)

(定价35.50元,每册3.50元)

山海经卷(一、二)搜神记卷(一、二)崑崙漫录卷(一、二)太平广记卷(一、二)聊斋草堂笔记卷(一、二)

王宜铭的漫画著作风靡海内外,构思奇巧,妙趣横生,老少皆宜,实为不可多得的送礼佳品。(四月中旬开始陆续推出)

少年冷血(定价11.50元)少年追命(定价8.00元)侠少·唐方一战(定价8.20元)刀(估价:12.00元)少年铁手(估价:10.00元)四大凶徒(估价:8.00元)游侠纳兰(估价:12.00元)

金庸先生最推崇的武侠小说作家是温瑞安;广大读者最爱看的武侠小说是温氏超新派力作!温瑞安为第三代武侠小说领袖,作品风靡港台、东南亚及美国唐人街,任何一部作品推出,均会引起轰动。以上作品为大陆最新版本,熔武打、言情、探案于一炉,又有新突破!

以上图书请到当地新华书店定购。谢谢支持。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地址:北京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
邮编:100028

联系人:沈庆均 韦尔立

你娘亲好吗？

冷血平视那顶花轿，道：“爱喜姑娘，你兄长之死，罪有应得，我杀他，既无悔，也无愧。我只恨没能早些手刃他，以致酿成死伤太巨。他要是活着，我依样还要杀他。”

小刀跟冷血甚有默契，马上接道：“‘蔷薇将军’于春童恶事做尽，四房山那晚血流遍地，枉死无数，就是他一个人造成的……”

“我不管。他是我的哥哥，他死了，我一定要为他报仇。何况，”爱喜在轿内拗执得像一块结了千年的冰：“那天，我亲眼看见他受了重伤，可是你们仍不放过他，追他、伤他、害他、杀他！你们要我不为他报仇，除非先杀了我！”

冷血平声道：“我没有理由杀你。”

爱喜即道：“那我迟早会杀了你。”

“如果你一定要杀他，”小刀的语调也很坚决，那是一种刀锋般的坚决，“那我就杀了你。”

“你要杀我？”爱喜有一种鄙夷的声调，悠然的说，“我怕你自身难保。”

小刀目光闪动着刀一般的亮丽，映着她雪意掺和玉色

一般的情屬上：“你姑且试试看。”

她连颊上的艳疤都剔起了一股英气。

忽然，在轿内响起了另一个声音。

语音并不苍老。

可是感觉很苍老。

说话的人显然年纪不大。

但说话的方式予人感觉年龄很大。

那人一开口就说：

“刀姑娘，骨公子，你娘亲好吗？”

一听这语音，两人先是亲切，然后都吃了一惊。

——吃惊是因为这个人。

他们知道他是谁。

之后又吓了一跳。

——吓着是因为那人说的话：

你娘亲好吗？

——这样特别的问候，岂不是说，这人别有所指！

那人自轿里钻了出来。

连宋国旗都大感惊奇：

——连他也不知道轿子里除了爱喜之外还有别人！

那人年纪不大。

但予人感觉却很老态。

那人说话也没什么特殊。

可是让人觉得很权威。

那人掀帘走了出来，慢条斯理，斯文淡定，不慌不忙，像

是来看一场身不关己、己不关心的戏。

他一出来，就掏出烟杆。

点烟。

直至烟丝红了时，他才眯着眼、眼尾似折皱的衫角一样，向冷血溜了一眼，徐徐喷出一口烟圈，才悠哉游哉的说：

“冷少侠当然不知道我这个闲人鄙夫，”他把烟杆子往自己臂肘敲了敲，清了清喉咙，有气不带劲的道：“我姓苏，字绿荊，承凌大将军错爱，让我参与幕僚，大将军赏面，称我一声苏师爷。”

然后他又喷出一口烟，很自我陶醉的说：“我就是苏花公。”

什么叫胜利？

到了朝天山庄两里开外的“天狗店”，铁手在一家粮铺前找到了一名小厮，名字叫做甩甩。

这是他跟小刀、小骨议定的结果：

直接去拜候凌落石夫人宋红男，只怕难以得见，又怕打草惊蛇。

所以，要用迂回曲折的方法。

庄里有一个小厮，名叫甩甩，跟小骨甚为熟络，在山庄也日渐受到重用；另一位远房亲戚：小老妈子，则是小刀的心腹姊妹。

甩甩可以随时进出“朝天山庄”。

小老妈子则十分接近宋红男凌夫人。

因此迂回曲折的方法是：

一，铁手先行在“天狗店”找到出来为庄里办货的甩甩。

然后他出示小骨的重要信物，并转告小骨的要求。

之后随甩甩回到朝天山庄，由甩甩设法偷偷把小老妈子唤出来。

铁手再把小刀的贴身信物出示，并请托小老妈子请出

将军夫人。

铁手再把宋红男带去“四分半坛”，请小刀、小骨与凌夫人重逢。

——至于大将军夫人是不是肯与女儿一道，远离凌落石，这则是他们重逢叙议之后的事。

万一发现情形不妙，铁手准备全力抢救宋红男，要是宋红男未见而遇敌，铁手也不欲恋战，只求全力撤走，会合追命、冷血再说。

议定。

计成。铁手独赴天狗店。

他找到了甩甩。

他一眼就认出了甩甩，甩甩正甩着辫子，他的袖子也甩得特别长，很好认。

甩甩在开始的时候十分防卫。

铁手没有向他表明身份，但说明是受小骨所托，有事要他帮忙。

甩甩目中的恐惧虽然消减了不少，但他的反应并不是要如何帮助铁手，而是怎样“甩身”而已。

直至铁手出示小骨的信物：

一把刀鞘。

甩甩这才改变了态度。

“我能帮上什么忙？”

“我要找山庄里那位小老妈子。”

“这个容易。”

“但我不想让全庄上下任何一人知道此事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甩甩带铁手进入“朝天山庄”院内，然后先请他在马房稍候。

他跟人说这位爷儿是来自山东“万马堂”的马帮。

——卖马和买马的人自然要看马。

于是甩甩就留他在那儿。

铁手在等候的时候，也不闲着。

庭院极为阔大，四周都饲养着马。

他看马。

——这儿至少有两三百匹马。

其中至少有五六十匹是罕见的好马。

——尤其其中一匹独处的马，额前有一丛绿毛，重睡弓背，看去毫不起眼，毛色也十分寒酸，但却是一匹难得的神骏。

因为它外表平凡，但能力绝佳，所以无法与其他的马共处。

——连马皆如是，何况是人？

——难道真正的英雄都是孤独寂寞的？

——这样孤独、孤僻的活着，岂不痛苦？

铁手负手看马：

一如雅士浏览着画。

或如名士看美人，英雄看剑。

他心里有着深深的慨叹。

就在这时，小老妈子来了。

小老妈子一见他就问：“铁二爷，我该做些什么？”

她很漂亮，很灵，很伶，也很巧。

眼睛亮亮的，笑起来皓齿和眼白都令人心里开亮了春日的丽阳。

——虽然现在时已近秋末的斜阳。

铁手反而有点犹豫：“你帮我，可能会受牵累。”

小老妈子毅然道：“我不怕。我也无法再忍受大将军的胡作非为了。总有一日，大将军会杀害夫人的。”

铁手这才说明：“请将军夫人出来，她的公子和千金都想见一见她。”

小老妈子年纪并不大。

她双颊泛起红晕，贝齿轻咬下唇。

然后她下定决心的说：

“好，我去，你等等。”

铁手只有再等。

他一面等，一面留意。

留意马，留意人，留意这儿的环境和一切，还有特别多围墩及起得特别高的水井，以及院子地上还布放着相当多的陶瓷，手工精美，一大片的排放开来，很有一种齐整、秩序的美。铁手看得既很出神，也很入神。

——直至宋红男出来了。

宋红男很有点威仪，不愧为大将军夫人。

但她现在威严中却带着相当多的疑惑。

铁手即行上前拜见。

“你就是……铁捕爷？”

“不敢。”

“你找我……有什么事？”

“小骨、小刀请你移步一叙；”他左手一翻，亮出一方绿玉，道：“这是小刀的信物，夫人验过便知。”

宋红男蹙着眉，看了一阵，才忧伤的说：“我的孩儿都在哪里？我可念着他们啊。”

铁手道：“他们暂时还不便回来……”

宋红男非常同意，“那你带我去看看他们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然后巨变就发生了。

甩甩辫子一甩，连同两片袖子一并甩向铁手，就像一枪二刀/宋红男忽咳了一声，那是男人浓浊的咳声/小老妈子骤然出脚，竟一脚急蹴铁手之额一足急踹铁手之胫/铁手突跨前一步，身形一折，猿臂急舒。

战斗暂止。

写到这里，这场打斗得要重新再写一遍，值得注意的是：

文字一样，但程序得重作安排。

——程序一旦不同，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
这道理很简单，二先减三再加六跟二先加六然后减三的结果是不同的。

——如果这些数字是代表财产的数量，至少，这财产的

拥有者就不必先破产而后才发财了。

正如一个人先断了手然后才与人决斗和先决斗然后断手是不一样的。

我们重来：

一，宋红男忽然咳了一声，那是男人粗浊的咳声。

二，铁手突踏前一步，身形一折，猿臂急舒。

三，小老妈子骤然出脚，竟一脚急踹铁手额另一足急蹴铁手脚胫。

四，甩甩辫子一甩，两片大袖一并甩向铁手，就像二刀一枪。

特别注意的是：

(一)是先行发生的。在(一)发生不到半瞬间，(二)已发动。然后紧接是(三)和(四)，也就是说，(三)、(四)是一并发出的，分不出先后，但他们确迟过(二)最少是半瞬之间。这样也等于：从(一)至(四)的行动，整体只需约一瞬多一刹那的时间。

但局势已定了下来。

局面甚为分明。

宋红男那一声咳嗽，是“下令”小老妈子和甩甩“动手”。

但铁手比他们快一步。

他一步已跨到宋红男身后，一折身已闪过两人的攻袭，手已扳扭着宋红男的背颈肩腰。

宋红男似也没料铁手一早就已看破他们的布局。

所以吃了亏。

受了制。

宋红男一旦受制，甩甩和小老妈子都没敢再动手。

宋红男只在冷笑：“小骨和小刀是这样让你来‘请’我过去的吗？”

铁手道：“不是。”

宋红男道：“那还不放了我！”

铁手道：“你不是宋红男。”

“宋红男”冷笑道：“你凭什么说我不是她？”

铁手道：“你有喉核，下颌还有髭脚。甩甩不知道我是铁某，小老妈子却是怎么把我认出来的！那也不是小刀的信物，没道理作为娘亲的认不出来。”

小老妈子脸上闪过惭色：“那是我的疏忽。”

甩甩把辫子盘在自己头圈上，对铁手道：“那是你的精明。”

“宋红男”却道：“这是你的胜利。”

铁手道：“我没有胜利。”

“宋红男”道：“你棋高一着，先发制人，我已受制于你，还不叫胜利？”

铁手道：“什么叫胜利？胜利就是对手败了自己赢了。我赢了什么？至少，我还不知道凌夫人的下落，怎么能说胜利？”

何必怕失败！

“对了，将军夫人还在我们手上；”“红宋男”说，“我们现在有条件跟你谈条件。人质还在我们手上，你得放了我再说。”

铁手道：“凌夫人并不在你们手上。”

“宋红男”这倒奇了：“我既能在此地冒充宋红男，她不是落入我们手中还会落在谁的手上？”

铁手道：“就是因为你们能在此地假扮成宋红男，宋红男才自然不会落入你们手中。”

小老妈子、甩甩和给制住的“宋红男”面面相觑，还是由“宋红男”干笑道：“这我就不解了。”

铁手道：“你们既然来对付我，当然就是大将军的人。你们能在此地埋伏，当然要得到大将军的许可。宋红男是大将军的夫人，大将军怎会把她任由落入你们手里？他要杀妻害子，我不稀奇，但他一向妄自尊大，决不会把夫人交由你们处置的。”

甩甩苦笑道：“看来你该改行去当巫师，或者算命先生。”

铁手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甩甩道：“你猜事倒是挺准的。”

“宋红男”道：“也请你不妨猜猜我们是谁？”

铁手想也不想，就道：“‘袖手不旁观’温小便名动天下的‘割袍断袖’和‘小辫子神功’，瞎了眼的也可以认出来。温门才女温情的‘无可奈何花落去’的‘落英腿法’，连我三师弟追命都赞口不绝，何况温女侠还精擅于‘一丸神泥’！今日有幸会上。至于‘老字号’温家制毒高手‘小字号’的温吐马，善于易容狙杀，更是称绝武林——却不知大将军宠信的温辣子和阁下的胞弟温吐克也来了没有？”

三人瞠目相顾。

这回轮到温情（小老妈子）道：“我看你还是当相师好了。”

铁手笑道：“看来我没有猜错。”

温情道：“是没有猜错，但却做错了。”

铁手道：“哦？”

温情卸去化妆。

这妆扮使她变老。

她抹去化妆就像抹去了岁月的痕迹：

——要是岁月真的如此轻易抹去那就好了。

她只有一双伶俐的眼完全没变。

目、齿照样照耀着年轻，就像未淬过血的白刃。

就是因为她的笑目和皓齿，以及嘴边翘翘微弯向上的笑意，使铁手更加断定：他们是假冒的。

——大将军如此好色，是决不会放过自己家里“小老妈

子”如此姿色的女子！

温情边揩去化妆，动作很轻柔，很灵，很活。

然后她就是活脱脱的一个美人。

她的特色就是活。

——无论风姿、眼色还是笑意，她就是很灵很活。

绝对是一个生香的活色。

她一边卸妆，一边说：“抓住吐马哥，对你没啥好处：既然将军夫人是在大将军手里，你也无法拿吐马哥交换她。你要是杀了吐马哥，老字号上上下下都不会放过你；如果带着他跑，至少我和小便还有吐克哥、辣子叔都会缠定你了。你这是自找麻烦。”

铁手看了看他手上的人。

皱了皱眉。

看似“颇有同感”。

“说的很对，”铁手道：“我也别无所求，但只要问三个问题，你们回答了，我就放了他，怎么样？”

温情灵诡的道：“只三个问题？”

“三个，”铁手伸出了手指，“只三个，不多也不少。”

温情实行讨价还价：“你先问一个，我答了，你得放了他，再问第二个。”

“先答两个，我就放他。”铁手倒是讨价还价得爽快，“不过，你们不可说谎。你知道，我当捕快多年了，说的是不是真话，我倒有八成把握分辨得出来。我可不想下杀手，别逼我！”

见铁手如此爽快，温情倒防卫起来了：“‘老字号’的内